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十四回 訴情由崇正闢邪 傾肝膽志同道合

色即空兮固是，空兮即色皆然。人能解脫色空禪，便是英雄手段！ 俊道後庭花豔，淫僧一意貪歡，算來都是惡姻緣，盡可一刀斬斷。

卻說青奇把以前的事說將出來，直講到出會的那一日。說道：「小人往看那會，果然齊整，不知要幾萬銀子方能出得這會。但見那會出得廟時，頭導的銜牌上面均寫著『皆大歡喜』四字，隨後便是逍遙傘數十頂，織錦旗數十面；又是什麼高蹺，並扮三百六十行的名目；後有一閣數座，均是七八齡之孩童扮成各戲名目，所穿的衣服均綾羅綢緞，異常講究。約有數十起。又有銜牌幾對，上面寫的是什麼『澤布後庭』、『恩周早路』、『德重龍陽』、『功開鳥道』等字樣；又有二、三匹高頸駿馬，都是金鞍玉勒。上面坐著二三十個美童，手中均各執著或金或玉的奇巧玩物；隨後又是一隊步行俊童，約摸也有三四十個，穿五色花襖，都是擦脂抹粉、描眉畫眼、裝腔作勢地扭捏而來。或則手拿香袋，或則手托香盤；或捧龍涎香鬥的，或攜八寶香珠的。身邊都有自己相好的契奇，或一個，或兩個不等，都隨在旁邊伺候著。整衣添香，打扇理髮。小人看到那裡，已是怒髮衝冠！禁遏不住，要想上前發作，幾乎露出馬腳來。後被黃兄弟將小人止住，只得再看下去。又見幾十個狀太保模樣的人，各執著籤筒、筆架、帽籠、香盒、花瓶、掌扇等物。一對一對地過去之後，方是那個什麼彌子瑕，又是什麼衛靈公，兩個卻小小泥像，均是十六個十七歲的美童扛抬。小人細看，那兩個泥像的嘴臉實不成個體統！再看後面，還有無數儀仗。此時小人的無明火實在按捺不住了，故也並不再去細看，便同黃兄弟兩個穿入小弄無人之處，竄上房廊，從人家的房屋上飛躍過去，直到那廟之中。跳下一看，卻見靜悄悄的並無一人。小人只道這僧道兩個也都出去了，正是懊惱自己莽撞，忽地聽見一片絲竹之聲，忙同黃兄弟兩個也不聲張，悄悄地在門縫中向裡面一張，不覺又大怒起來！相公你道為何？原來這個極生同化生兩個都是赤條條一絲不掛，在榻上就幹那無恥的事情。兩邊又不知哪裡弄來的幾個標緻女子，都赤身露體，吹簫的吹簫，吹笛的吹笛，彈琵琶的彈琵琶，諸般醜態竟是不可言語形容。小人同黃兄弟兩個，至此更耐不住，也不顧什麼，便踹進門去，將僧道兩個，一刀一個。本欲將那些女子一齊斬首，因想她們無辜，況這般式樣諒非情願！她們又苦苦跪下哀求，只得叫她們將衣服穿好，從廟的後門放她們出去，然後放起一把火來，將這廟宇燒得乾乾淨淨。小人同黃兄弟趁亂回去，以為可以無人曉得，不道過了一二日，被那些放出去的女子說將出來。會中的人曉得了，會同賄官捉拿。好在小人並無家眷，遂與黃兄弟連夜逃走，直走到這裡，即被赤黑白三個兄弟出山邀截。小人同黃兄弟與他三個狠鬥。約鬥有一日的光景，各不相下。大家互相敬伏。後來，他三個再四勸小人同黃兄弟入伙。小人因想大丈夫立身處世，應當顯親揚名方是道理，若是落草，豈非埋沒終身！然到此地位，不得不權且落草。就是羅、朱、尤三個兄弟也是為抱不平的事打死了人命，新近來到這裡入伙，卻也意氣相同，甚是投契。我們的本心也不是情願永遠在此為盜的，惟有僧道貪官遇此，卻不能饒他。今日我們冒犯相公，也不過為聽了尊使的話，不服氣所致，並非真要搶劫東西。不意相公們這等英雄，小人等實在有眼無珠！萬望勿罪。小人看兩位相公的品貌，那功名兩字自然唾手可得。將來出仕之後，倘能在萬歲跟前保奏招安，我們雖使肝腦塗地，亦所不辭。」

楚材、文龍大喜道：「你們識見果是不凡！只要你們有心歸正，就不怕沒有招安的日子。但是你們在此胡做，不怕官府差人來捕捉的麼？就是官府不知道，難道莊鄰地保也不上去舉報，任憑你們如此麼？」青奇道：「如今的時勢，人所最怕得是個『凶』字，官府雖有幾次差人到來搜捕，都被我們眾弟兄趕散，故亦不敢再來。那些地方官又是要每日申報上司，說管下並無盜賊，如何再敢申文上去請兵！況且我們那些莊鄰及地保等，不要說不肯去出首，還怕我們遷移他處，不做這個勾當哩。」楚材道：「這倒不明白了。天下的百姓，沒有一個不怕強盜的。難道你們這裡的人反喜歡你們在此攪擾麼？」黃正接著說道：「這卻又有個緣故。從前，赤黑白三個兄弟在此，手下的嘍囉還是亂烘烘的不遵約束，遠近的人均都有些懼畏。自從我與青大哥來了，被青大哥整頓起來，立有條約，號令嚴明，止劫貪官污吏、奸商巨惡，違者定按軍法，故此與這些鄰裡們秋毫不犯。又聽得鄰居們講起，從前地方官若然拿著了強盜，那些捕快差役們就要到村裡來斂錢。倘是不肯給與他，他就另生方法，叮囑了強盜將來誣攀在案，等到弄得明白，已是傾家蕩產！還有大路上或者死了一個氣丐，官河中或者余來一個浮屍，這些差役就快活得了不得，又要到來攪擾，生發銀錢。其餘借車借馬，宰殺耕牛，販賣私鹽等事，他們更有了題目，拿著牌票，到各村鎮上去恐嚇，只要填滿了他們欲壑方肯罷休。弄得各村上的人擔驚受嚇，哭哭啼啼，夜間還不敢安睡。自有小人們在此，莫要說別的，就是差役的影兒都沒一個敢來，村上的人倒可以安心樂意的種田、種地，逍遙自在，好不快活！若是荒年，收成不好，小人等就把銀錢借給他們過度日子，總不肯出去逃荒。那鄰村的人都要搬到這裡來居住，或有不能搬來的人家，常常怨恨著說，沒有福氣，眼熱著住在我們村上的人，恨不得也擠到村上來居住。相公們來時，可曾見別處的村坊樹上的樹皮均已剝得精光，當作飯吃，惟獨我們的村上樹此都是好好的，從沒有一日三餐不全的，人家還肯前去出首麼？」

文龍歎息道：「胥吏作姦犯科，在上者竟無一毫覺察，此不得為在位者寬其責備也。只是你們既有這等愛民的心志，將來的福祿自不可以限量。然徒恃血氣之勇，尚非全材可比。我看你們卻都是心地光明之輩，造就尚非難事。古人云：『以文事者必有武備，益文武必相輔而行，斯不致被識者所笑。況你們的武藝均已純熟，將後來成名將卻也不難。所少者惟讀書耳。』」青奇道：「我同黃兄幼年時倒也算讀過四子書的，此刻若大年紀，怎麼再讀得進呢？」楚材笑道：「你同黃兄既讀過四書這就容易了。可曉得四書上孔聖人對仲夫子說的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我不與也，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成者也。此是為將的要道。若能將這幾句聖訓滲透，便一生受用不盡。他如：足食足兵民信之矣；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皆行兵要訣。然後再把孫吳兵法潛心熟玩，自然通得開去，用得出來，只不要拘泥了就是。會讀書的也不過如此。」青奇與眾兄弟聽了，個個色飛眉舞願求指教。楚材同文龍兩個，乃把兵機韜略為將所斷不可少的事一一教導，果然他們福至心靈。聽到妙處，便都會悟得出，直講到四鼓時方才各各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青奇等絕早起來。吩咐手下殺牛、宰馬，大排筵宴，伺候著楚材、文龍起來，飽餐一頓，又捧出兩大盤金珠來苦求收受。楚材道：「你們既存歸正之心，我們豈有嫌疑之避！只是我們盤費尚有，不消你們費心，有一句最要緊的話囑咐你們。我兩個將後倘有際遇，用得著你們之處，即寫書信到來，招呼你們，但我兩個人的字跡你們都不認識。如今我有一個道理在此，好使你們日後認得。」說畢，便取過紙筆來，將自己沈楚材的三個字寫在一張紙上，下面又書了一個花押，然後說道：「張賢弟你的大名也寫在此。」文龍便把自己「張文龍」的三個字寫在下面，也畫了一個押，一齊將來交與青奇道：「將後如有的來，只須將我們所寫的字並書的花押一對，便分真假，惟須謹慎收藏，切不可被外人知道。」青奇等答應，就慌忙收好。又苦求將金銀收受。沈、張兩個一定不肯，只得也就罷了。兩個臨出門的時節，又再三囑咐道：「我因愛你們心地明白，作事豪俠，所以肯擔這血海干係，把自己的筆跡寫與你們，但願將來替國家出力，博個封妻蔭子，顯親揚名。譬如昨日被我們殺了，非但作刀頭之鬼，而且反擔一個強盜之名，沉流芳千載同遭臭萬年這兩句，所爭不過一個識見而已。此後務要把心腸擺好，逐漸地為善，切不可遇事回惑，自誤性命，方不負我們期望之心。」青奇道：「小人們在此山崗卻並沒有別的歹心，今後也要叫手下墾開田地，做個弟兄們衣食無虧的根本，就可以混過光陰，專候好音提拔。便是空閒時，可是相公說的要把韜略武藝大家習練，以作將來用場，小人們自當謹記在心，決不敢再有妄為，請相公們放心便了。」楚材、文龍齊聲道：「你們能依我們言語，卻是極好，我們此刻倒要為你們弟兄多費一點心思。我兩個若然聞得你們有甚不妥當的作為，那時莫怪我們無情！」青奇等眾兄弟道：「相公不必多慮，我們此刻就在兩位相公之前對天立誓，以明我們心跡如何？」說畢，便一齊當天跪下道：「過往神仙在上，信士青奇同弟兄們某某等，從今革面洗心，改惡從善，若有一些為非作歹的心腸，異日均死於刀劍之下，再墮入十八層地獄，永不超身，伏望明神鑒察。」再欲說下去時，楚材、文龍慌忙上前將他一眾扶起道：「何必這般言重！你們的心跡真可以對日月而質鬼神，我們可以不必過慮了。」說畢，便命童

兒將行李挑出，起身作別。青奇等猶依依不捨地說道：「相公們回來時，千萬到這裡一走，免得小人們在此牽腸掛肚想念！」文龍、楚材見青奇等一片血誠，倒覺也有些不捨。只是梁園雖好，終非久留之鄉，況自己又急於他往，只得硬著頭皮告別。

出得莊門跨上馬匹，青奇又帶領眾弟兄相送，直送出山峰之口。楚材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你們請回吧！」文龍也道：「只要你們事事留意，不忘記我們兩個，就是你們的盛情了。豈在遠送！」青奇等見說，只得又跪下磕了幾個頭，方將腳步止住，直等看不見他們主僕的影兒，聽不見馬鈴的聲響，然後快快而回。自此以後，只在山莊內練習武藝，勤攻韜略，無事時並不出門，就有客商經過，及一切平時要殺的僧道貪官，也並不一毫驚動。平時的食用除耕種田地之外，又選手下的精明強乾嘍囉數名，給予資本，命往各處販賣貨物，開設店舖，所有盈餘，盡作山莊之用，已是頗可過度。直要等到日後有事，楚材、文龍寫信到來相招，然後一齊出去，乾出一番驚天動地、留名千古的事業來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丟過不提。

再說文龍、楚材帶領兩個童兒上路之後，講起青奇等一眾弟兄的好處，不覺贊歎不已。想要再尋幾個同青奇弟兄一般的人以作他年臂助，故此兩人並不穿州過府，只揀小路山多的所在行去。

一日，行到一處地名叫作「野豬林」，已是傍晚時候，想要尋個宿店，不意一望無際，人跡杳然。看看已是錯過宿頭，好得仗著自己本領，不怕狼虎，倒反慢慢的一路尋去，或有古廟、破祠，便可暫為歇息。故此就是沒有宿頭，也不在心，只顧跨在馬上，看那四邊的晚景，倒也另有一番景象，甚是好看。因此便不知不覺地說說笑笑，又行了五六里路的光景，忽見路旁草地中躡出一群香獐來，東奔西跑的在馬前亂躡。張武看見大喜，對沈方道：「這幾個香獐倒也好頑得緊。我同你上前捉兩個活的，帶它回去頑頑如何？」沈方也是孩子的性情，一聽此說，不覺高興起來。將欲上前，文龍喝住道：「你兩個敢是瘋呆傻子麼？促了活的怎生帶得回去？」話未說畢，早被楚材拈弓搭箭，「颯」的一聲，一箭已放將出去，射在那只大的香獐腿上。那只香獐一受著痛，回身就跑。文龍也忙放箭，又射著了兩隻。趁勢拍馬趕將下來，那些香獐便四散地奔逃。兩個人分頭追趕，趕了一會，張武、沈方也追上前來，一同趕至一極大樹林之中。細細看時，那些香獐一隻也沒有！不知都到哪裡去了。再看天光，已是上燈時候，幸有一片月色照得如白晝一般。兩人只得下馬，揀一塊平正光潤的大青石坐下。楚材道：「我們既趕不宿頭，倒不如就在這樹林中權坐一宵，專等天明再行吧。」文龍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我想此刻坐在這裡，還不打緊，若然到了下半夜，那風露侵肌，只怕禁不住，還是尋一處有遮蓋的地方，庶不妨礙。」楚材道：「此時還到哪裡去尋呢？」話還未完，早見林子外邊隱隱的似有黃牆露出，因指道：「兀的不是寺院麼？」文龍隨著楚材指的所在看去，果見樹林那邊有一帶高高低低的黃牆，參差顯露。只因隔開尚遠，辨不出什麼所在，便道：「既有這個地方，敢則是好，我們且到那裡去再處。」說著，便同楚材立起身軀，並兩個童兒齊往黃牆那邊走去。

約走有二三里之遙，方看明果然是個寺院。寺門上有個匾額似乎年代已久，故四邊早已剝去，惟上邊的字跡尚不模糊。趁著月色一看，卻是「藏經寺」三字。剛欲跨進寺門，忽然間寺門之內卷出一陣怪風來，吹得樹上的樹葉，地上的塵沙亂飛、亂舞。要知這陣風究竟是何怪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